

对“红楼梦”研究
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第一辑



閱覽室

I207.411
7013
1

仅供
檢不
118

對“紅樓夢”研究中 錯誤觀點的批判

第一輯



(3051)

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編印

目 錄

質問「文藝報」編者……………袁水拍（一）

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馮雪峰（六）

注意新鮮事物，培植新生力量

——「紅樓夢」研究思想批判中給我們的啓示和教訓……………中國青年報社論（一〇）

「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黎 之（二三）

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李希凡、藍翎（二三）

評「紅樓夢研究」……………李希凡、藍翎（二六）

走什麼樣的路

——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李希凡、藍翎（三五）

論紅樓夢的人民性……………李希凡、藍翎（三六）

紅樓夢的詩詞與人物性格

——讀紅樓夢筆記……………藍翎（四〇）

誰引導我們到戰鬥的路上……………李希凡、藍翎（九）

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鍾洛（100）

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

——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和方法……………王若水（109）

堅決開展對古典文學研究中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舒蕪（113）

嚴厲地肅清胡適反動思想在新中國學術界裏殘存的毒害

——讀鍾洛同志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的

一些感想……………陸佩如（110）

對「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兩文的

一點補充意見……………高韻閑（113）

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周汝昌（116）

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王佩璋（117）

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黃肅秋（118）

質問「文藝報」編者

袁水拍

中國作家協會最近開了一個會，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問題（見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新聞）。會議反映出，文藝界已經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種現象還是最近才出現的。長時期以來，我們的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麻痺的態度，任其佔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以些微沖撞；而當着文藝界以外的人首先發難，提出批駁以後，文藝界中就有人出來對於「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對於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擺出老爺態度。難道這是可以容忍的嗎？

「文藝報」在轉載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時所加的編者按語，就流露了這種態度。按語說：

「這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着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徵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轉載在這裏，希望引起大家討論，使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傑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了解。」

在轉載時，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錯字和由編者改動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來的意見。作者的意見

顯然還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而且不僅關於『紅樓夢』，同時也關於我國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

編者加了按語，大概是爲了引起讀者對於這個討論的注意。但是可怪的是編者說了這樣一大堆話，却沒有提到這個討論的實質，即反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唯心論觀點，反對文藝界對於這種唯心論觀點的容忍依從甚至讚揚歌頌。

我們有沒有理由說文藝界原來存在着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唯心論具有容忍依從甚至讚揚歌頌的態度呢？

『文藝報』就是一個具體例證。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九號有一則向讀者推荐俞平伯著『紅樓夢研究』的評介文字。其中說：『這本書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曾出版過的『紅樓夢辨』，著者根據三十年來新發現的材料重新訂正補充，改成現在的書名，重新出版。……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其他有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

『紅樓夢研究』一書固如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也有它的正確的和有用的部分，可是它的根本的思想，作者俞平伯的錯誤的文藝思想，却一點也沒有在『文藝報』的這篇評介中被指出。這不是容忍依從嗎？

附在『紅樓夢研究』本文後面文懷沙的跋文對這本書備加讚揚，並捎帶一鎗，針對『五四』以來革命文藝

幾讀了一通，「文藝報」的這篇評介對這也不加理會，却一再地稱讚這本書。跋文認為作者已「獲得相當良好的成績」，「文藝報」更進一步說成是「很大的功績」。這不是讚揚歌頌嗎？

既然過去的評介曾經是那樣，就難怪現在的按語是這樣的了。

但是這個按語尤其可怪的是它對待青年作者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

我們有理由向「文藝報」的編者要求公平地待遇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們就以今年已經出版的十九期「文藝報」來看，其中發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編者加了按語的只有十三篇，在這十三條按語中，有十二條都只有支持或稱讚的話；獨獨在轉載李希凡、藍翎兩人所寫的這一篇文章的時候，編者却趕緊向讀者表明「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於究竟有哪些缺點，編者並沒有指出，不過是「顯然」存在罷了。

待遇不公平，是什麼緣故呢？也許按語中已經給我們點明：「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雖則寫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試着從科學的觀點」云云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十月十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登載李、藍兩人「評『紅樓夢研究』」一文時也加了類似的按語，那一個「編者按」說：「目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尚沒有很好的進行，而且也急待展開。本文在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請看吧：「文藝報」和「文學遺產」對於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都不聲明是「開始研究……」的「青年」「試着」「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都不聲明是只「供我們參考的」，惟有對這兩篇

文章就如此特別對待，這究竟是什麼動機呢？難道「文藝報」和「文學遺產」的其他作者一律都是充分研究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老年嗎？難道它們所發表的其他文章一律都不是「試圖」或「供我們參考」，而一律都是不能討論的末日的判決嗎？

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庸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一種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態度。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並不是第一次表現。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羣衆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準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對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却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並反對推荐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羣衆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後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並承認應該「對於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地在羣衆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羣衆生活並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以應有的熱烈的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話以後沒有多久，「文藝報」對於「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地表示了決不是「熱烈的歡迎和支持」的態度。「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却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應該指出，這決不單是「文藝報」的問題，許多報刊、機關有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不依靠

羣衆、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文化界、文藝界對新作家的培養、鼓勵不夠，少數刊物和批評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權威」，不能被批評，好像他們永遠是「正確」的，而許多正確的新鮮的思想、力量，則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攔和壓制，冒不出頭；萬一冒出頭來，也必挨打，受到這個不夠那個不夠的老爺式的挑剔。

資產階級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腐朽觀念在這裏作怪。

他們的任務似乎不是怎樣千方百計地吸引新的力量來壯大、更新自己的隊伍，反而是橫躺在路上，攔住新生力量的前進。

文藝界的很多人曾經讀過斯大林的給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斯大林在信中這樣說：「我毫不後悔我給文學界一個無名的人的不足道的小冊子寫了一篇序言，……我堅決反對只給文學『顯貴』、文學『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冊子和書寫序言。我認爲，我們現在應當拋棄那種對本來已經提拔起來了的文學『顯貴』再加以提拔的貴族習慣，由於這些『顯貴』的『偉大』，我們的年輕的、沒沒無聞的和被大家所忘記的文學力量正處於不斷呻吟之中。」

這封信又說：「我國有成百成千有能力的青年人，他們用盡全力要從下面衝到上面來，以便向我們建設工作的總的寶藏貢獻自己的一點兒東西。然而他們的努力總是白費，因爲他們常常被文學『名人』的自傲、我們某些機關的官僚主義和冷酷無情、同輩男女的羨妬心（它還沒有轉變成競賽）壓下去了。我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打破這堵銅牆鐵壁，給不可勝數的年輕力量以出路。」

讓我們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從這裏吸取教訓吧！

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

馮雪峯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上，袁水拍同志嚴厲地批評了「文藝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中所取的錯誤態度。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是把「文藝報」的這個錯誤的實質和嚴重性完全揭露出來了。

這個錯誤完全由我負責，因為我是「文藝報」的主編，而且那個錯誤的編者按語是我寫的。

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着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直到今天，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仍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泛濫着、發展着，在阻礙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在古典文學研究上的發展和勝利，——這現象，我也完全不認識。對於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一些著作，我僅只簡單地把它們看成是一些考據的東西，而完全不去注意其中所宣揚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例如袁水拍同志已經指出，在去年第九期「文藝報」「新書刊」欄中，就曾經發表了向讀者推荐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文字，在發稿時我也只是把這本書當作單純考據的作品。

這完全說明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銳敏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同時也說明我在這方面完全沒有認識自己的責任，竟至玩忽自己的工作，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因為

「文藝報」是一個以宣傳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積極開展文藝批評為主要任務的刊物。

但這個錯誤的嚴重性決不止此；同時所以產生這個錯誤，還有我自己的思想根源。問題的嚴重不僅在於我平日對於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在泛濫的現象熟視無睹，問題的嚴重更是在於當李希凡、藍翎兩同志向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開火的時候，我仍然沒有認識到這開火的意義重大，因而貶低了李、藍兩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時也貶低了他們文章中的生氣勃勃的戰鬥性和尖銳性，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新生力量。這錯誤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裏呢？檢查起來，在我的作風和思想的根柢上確實是有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深刻聯系的。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平日安於無門爭狀態，也就甘於在思想戰綫上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特別嚴重的是我長期地脫離羣衆，失去對於新事物的新鮮感覺，而對於文藝戰綫上的新生力量，確實是重視不夠，並且存有輕視的傾向的。我平日當然也做過一些幫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們看原稿，設法把他們的作品發表或出版。但雖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覺地在心底裏存在着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當我受到說我輕視新生力量的嚴厲批評時，我最初心裏還迷惑，以為我做過一些幫助青年的工作。但這正是我的包袱，阻礙我去從思想上認識問題的本質。現在我認識到，忽視和輕視新生力量的傾向，是有我自己思想上的根據的。這種忽視和輕視新生力量是最錯誤的思想，是最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在這上面也最深刻地說明了我的作風和思想是有着和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的聯系的。作為一個文藝刊物的編者，存在有忽視和輕視新生力量的深刻的意識，怎麼能够不犯嚴重的錯誤呢？

這樣，我在處理李、藍文章的問題上，第一個錯誤是我沒有認識到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的思想鬥爭，表現了我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投降。第二個錯誤，更嚴重的，是我貶低了他們文章的戰鬥意義和影響，同時又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也是文藝界的新生力量。當我現在開始認識到這錯誤的嚴重性時，作爲一個刊物的編者和作家協會的領導人之一，我感到責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在這次錯誤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負於黨和人民。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

「人民日報」在批評中還繼續指出：「許多報刊、機關有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不依靠羣衆、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文化界、文藝界對新作家的培養、鼓勵不够，少數刊物和批評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權威』，不能被批評，好像他們永遠是『正確』的，而許多正確的新鮮的思想、力量，則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攔和壓制，冒不出頭；萬一冒出頭來，也必挨打，受到這個不够那個不够的老爺式的挑剔。」我覺得這個批評也是完全合乎事實的。我在「文藝報」犯了輕視新生力量的錯誤，特別應該引起文藝界的注意和得出深刻的教訓。

我所犯的這個錯誤，也是和「文藝報」平日工作上許多錯誤和缺點有聯系的。在我的一些錯誤的思想和一些不好的作風的影響下，「文藝報」的編輯工作上就產生了許多如「人民日報」所批評的現象。比如：脫離羣衆，脫離實際，不細心傾聽羣衆的意見，極少發表反駁「文藝報」上的文章的文章，沒有去展開自由討論，在偶有自由討論時也表示了偏見，以及編輯部在作風上的自以爲是、主觀主義、狹隘觀念、認爲自己「正確」、

老大的態度、「權威」感，等等。這樣，就必然不會很積極地去扶植新生力量，以至日漸養成輕視新生力量的傾向。

現在我們必須有決心，在黨的領導和嚴厲批評之下，來迅速地徹底地改正我們的錯誤，革除陳腐的作風，使「文藝報」名符其實地成爲一個具有思想性與戰鬥性的刊物。

這次的錯誤，我的責任特別重大，我完全接受黨報給我的完全正確的嚴厲批評，我決定在實際工作中改正我的錯誤並改造我的思想。同時我也代表整個「文藝報」編輯部表示接受這個批評，並根據這個批評來徹底整頓「文藝報」的工作。

注意新鮮事物，培植新生力量

——「紅樓夢」研究思想批判中給我們的啓示和教訓

「中國青年報」社論

最近文藝戰線上發生了一場十分值得注意的思想批判。兩個不出名的青年，李希凡和藍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被稱為「紅樓夢」研究權威俞平伯先生的錯誤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是對三十多年來用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古典文學的傳統的大胆挑戰。經過人民日報的大力支持，連續發表了許多文章，現在這個思想批判已爲人們所重視了。這場思想批判的意義，不僅是關係到如何正確地接受我國古典文學的寶貴遺產，而且正因爲它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鬥爭，它還給了我們還可從這裏得到許多重要的啓示與教訓。

建設社會主義要依靠人民羣衆的社會主義覺悟，人民羣衆的覺悟程度越高，社會主義的建設就越快，社會主義的勝利就越有保證。社會主義思想雖然在政治上已佔着壓倒的優勢，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已成爲廣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在其他許多方面，特別是科學、文學和藝術方面，舊傳統、舊習氣、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不僅存在，而是大量地存在。而且隨着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不甘自動退出陣地的資產階級思想也在更加活躍起來，力圖繼續擴大自己的影響。許多早已腐朽的東西，經過化裝打扮，又到處招搖撞

關，麻醉青年的思想意識。因此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灌輸到科學、文學、藝術一切部門中去，與反動的錯誤的思想和理論作鬥爭，使我們的科學、文學、藝術得到正確的健康的发展，提高它們在對人民羣衆和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中的作用。但是許多事實却說明，我們有許多同志雖然也在天天談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却是陶醉在自己的成績裏，看不到資產階級思想正千絲萬縷地從各方面侵蝕我們人民羣衆和青年。他們不僅遇到實際問題就傷風感冒，嗅覺不靈，對資產階級思想喪失警惕，甚至還往往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向資產階級思想投降。文藝界對古典文學研究中以俞平伯先生爲代表的胡適之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主觀主義觀點，長期和平共居，甚至被這位權威所嚇倒而讚揚歌頌，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這個例子再一次地向我們敲起了警鐘。它告訴我們，不要滿足於自己鼻子底下的一點點成就，爲要奪取和鞏固科學、文學、藝術的陣地，與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經過巧妙偽裝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放在我們前面的還是一個十分艱巨的長期的任務。我們必須努力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自己武裝起來，時刻不放鬆警惕性。對任何東西都要用自己的鼻子去嗅一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標尺去量一量，這究竟是資產階級的貨色，還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必須反對盲目崇拜，反對對資產階級思想卑躬屈膝的投降主義。它還告訴我們，爲要與反動的和錯誤的思想作鬥爭，使我們的科學、文學、藝術得到健康的發展，必須開展自由討論，開展原則性的批評。斯大林同志說：「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但是我們却還有一些權威人士認爲已得的知識是不容許批評的，他們企圖進行壟斷，這結果不僅會使科學、文學、藝術停滯不前，而且會在資產階級思想侵蝕下腐朽下去。如果說人們還沒有從三年前對「武訓傳」的批判中獲取應有的教訓，那麼現在應

該是頭腦清醒的時候了。應該指出，這個教訓不是與我們青年團沒有關係的。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我們担负着黨所委託的團結教育青年一代的光榮任務，我們就更有責任與表現在各方面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我們應擴大自己的思想眼界，目光四射地警惕地守住自己的崗位，凡是有害於我們國家新一代成長的東西，我們都有責任起來抗議反對和鬥爭。青年團應該是與舊傳統舊習氣作鬥爭中的一支最活躍的力量。

我們的國家在大踏步地前進，在我國的年輕一代中正在不斷地湧現出許多有才能的人。他們很少受到舊傳統舊習氣的影響，他們富有革命朝氣，敢於大胆地和舊的落後的東西作鬥爭，敢於熱情地追求前人所尚未得到的新的東西，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他們是我們國家最可寶貴的新生力量。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細心地愛護和培養這些新生的力量，大胆地把他們吸收到各種建設崗位上去。在科學、文學、藝術各個部門中，也正需要着這些新鮮的血液。事實上，也正是由於老一代人的知識、經驗與青年人的朝氣、首創精神結合起來，我們的事業便顯得這樣生氣勃勃。因此，時刻爲自己人民的未來着想，對年輕的新生力量的真心愛護與培養，也就是共產主義覺悟與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標準之一。可是我們的生活中却還存在着一種令人不能容忍的落後現象，有些人不是用共產主義的眼光，却像「打嚴嵩」戲劇裏的門官老爺那樣，用勢利的眼光來看人。他們對名人、權威容忍依從、稱頌備至，而不管他們賣的是資產階級的貨色或是別的；我們對無名的「小人物」橫加阻攔，壓制或是進行這個不夠那個不是的挑剔，而不管他們所呼喊的正是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李希凡、藍翎兩位同志在發表批判俞平伯錯誤思想文章前後所遭遇到的不理、排別和冷淡，正是反映了這種情況。應該說，李、藍兩位同志的遭遇決不是僅有的例子。難道我們生活中漠視、壓制新人新事的現象還能算是個別的吗？在幹

部工作上的「唯資歷論」不是正阻擋着許多年輕有爲的幹部的提拔嗎？有的人在担心後來者會超過自己，而沒有想到如果不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們就不能前進，我們的隊伍就會腐朽，我們的事業就會枯竭。也有些人據說是出於「愛護青年的好意」，例如說讓青年人出頭露面了就容易驕傲。說這樣的話就好像說爲了怕漲肚子就不要吃飯一樣。爲什麼我們不能既大胆地提拔有才能的青年，又告訴他們不要驕傲呢？總之，這一切資產階級的貴族老爺態度，像一堵銅牆鐵壁那樣阻擋着新生的力量參加到我們國家建設的各個方面來。因此，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我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打破這堵銅牆鐵壁，給不可勝數的年輕力量以出路。」應該指出，這個任務與我們青年團更有着特別密切的關係。如果說青年團是黨可靠的後備軍，那麼發現、支持、培養青年中各個方面的新人新事，正是青年團突出的任務之一。每個青年團的組織都可問一下自己：對新人新事發現過多少，支持過多少，培養過多少？對壓制青年新生力量的現象又是否呼籲過，批評過，鬥爭過？

李希凡和藍翎，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和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經過一年多的刻苦鑽研，而同「紅樓夢」研究中唯心主義主觀主義權威發起的大胆挑戰，對我們廣大青年也是莫大的鼓舞。這件事又一次地證明我們青年是能够以自己的才能，向祖國建設事業總的寶藏作出一點貢獻的；證明我們黨對青年的才能是非常愛護和重視的。我們青年應該十分尊重老一輩的人，虛心地、老老實實地向老一輩人學習。如果我們不是在前人的經驗、知識基礎上前進，我們就會成爲說空話的人。但是虛心學習決不是墨守成規，老老實實決不是不要幻想。我們今天是處在同社會主義社會邁進的偉大時代。我們的標準是社會主義的標準。因此我們這一代青年還應該有勇敢超過前人的遠大抱負，有大胆打破舊定額、舊紀錄，追求科學技術學術上新成就的創造精神。而我們的